

禪定與夢境

夏金華

夢是一種普遍存在而神秘莫測的現象，是作為個體的人在睡眠時意識裡產生的影像、聲音、思考，或感覺。又幾乎是與生俱來的。而且，它屬於個體的經驗，不能與他人分享，或事先設計，共同參與，更無法預期與控制。在我國遠古的甲骨文裡，即有殷商時期人們做夢與占夢的記錄。¹ 此後，歷朝歷代，三教九流，對夢境之描述、分析與研究，史不絕書。猶太教的《舊約聖經》裡也有解夢的文字，從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, 三八四-三二二B.C.）到近世的佛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, 一八五六-一九三九），對夢都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。²

佛門論書認為，除佛陀之外，人人有夢，連預流果（*śrotāpāna*）、聲聞羅漢、獨覺尊者之類也不例外。³

事實也確實如此，佛經裡記有世尊為憍薩羅國（*Kausala*）的波斯匿王（*Prasenajit*）「圓夢」的故事⁴，卻沒有任何佛陀得道後做夢的記載⁵。至於修行者的禪定之夢

，更為稀有而珍貴，經論記述不多，知者更是寥若晨星。

其實，心生法生，心滅法滅，定中夢境與行禪者的心理、意識等諸因素密切相關，而善夢（特別是與佛、菩薩相見，乃至對話之夢）對於修行者達到正定自在的信心，具有無上之加持（*adhishāna*）作用。故而在這一點上，中國禪師是比較重視的，他們有時會借自己的夢境，現身說法，旨在闡明塵世之虛妄分別（*virātha-vikalpa*），如夢境之幻化不實，並無二致，以此教化後學比丘（*bhikṣu*），放棄貪（*lobha*、*rāga*或*abhidhyā*）、瞋（*pratiḡha*或*dveṣa*）、癡（*moha*、*mūḡha*）的顛倒夢想，爭取早日獲得解脫。南宋大慧宗杲（一〇八九-一一六三）一次「示眾」時，曾說道：

雲門昨日晝寢，夢乘一葉輕舟，泛東大洋海，騎新修佛殿，入螻蟻穴中。迤邐行到十字街頭，萬人叢裡，見一隊強項衲僧，口裡談

玄演妙，舉古明今，……方作此夢，忽然被人驚覺，元來卻是喜通聚三上座，鞵履作聲。雲門雖然眼開，猶在夢中未惺。三上座近前，作禮曰：「請和尚來日爲眾說禪。」雲門夢裡應渠曰：「諾」。今日擊動法鼓，大眾上來。且道：「說箇甚麼即得？昨日夢說禪，如今禪說夢；夢時夢如今說底，說時說昨日夢底；昨日合眼夢，如今開眼夢。諸人總在夢中聽，雲門復說夢中夢。」⁶

雲門，是大慧的法號之一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像他所描述的這種巧合之夢是不可能常有的。南朝宋時的敦煌人道法禪師，出家後，專精禪業。梁慧皎《高僧傳》卷十一說其「入定，見彌勒放臍中光，照三塗苦報。於是，深加篤勵，常坐不臥。」這裡顯現的三惡道中眾生苦果之慘象，起到了杜絕懈怠、修行精進的鞭策作用。歷史上，定中見佛、菩薩者，如阿彌陀佛（Amita）、彌勒菩薩、觀音菩薩（Avalokiteśvara）、普賢菩薩（Samantabhadra，或Viśvabhadra），以及祖師、神仙等，不可勝數。而舉凡定中夢見彌勒者，從數量上說，還是以求戒者居多。這是因爲南北朝時期彌勒信仰十分流行，但佛教初傳未久，戒本缺乏，律師也少，所以，導

致很多出家僧人無法正常受戒。像後秦姚興（三六六—四一六）就曾問起受戒證驗之事。於是，遂有沙門智嚴，前往北天竺，向一羅漢，詢問戒事的發生。

羅漢云：「我之小聖，不委得戒。汝且住此，吾今爲汝，往問彌勒。」於是，入定昇天，爲問彌勒。彌勒答云：「振旦僧尼得戒。遂與金花一尺影現，以爲證驗。羅漢得已，轉授智嚴。」⁷

等到姚興證驗完畢，「金花還滅」。還有華手比丘、慧覽等人，也有與此事相似的經歷，都是因戒法的傳授問題⁸。由於這種情形不可多得，所以，社會上不乏自誓受戒的現象出現。如真表律師，發誓要彌勒菩薩親授。因此，晝夜「苦到懺悔」，七日後，「見地藏菩薩，手搖金錫」。依然勇猛精進，至二七日，墜於岩下。仍然沒有放棄，至三周，終於如願見到「山川平滿，成銀色世界……彌勒菩薩，徐步而行，至於壇所，垂手摩表頂曰：『善哉大丈夫，求戒如是。』……乃躬付三衣、瓦鉢，爲授戒法。」⁹但這種自誓受戒之法，因限制過多，也同樣不容易得，¹⁰難以廣泛推行。

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還有日本鎌倉時代京都梶尾

山高山寺的明惠上人（一一七三—一二三二）。上人不但對東瀛茶道之發展，貢獻卓著，且又似乎是參透了夢境三昧，居然從後鳥羽建久七年（一一九六）到後堀河寬喜二年（一二三〇），亦即其二十四歲時開始記錄自己的夢境，直至五十八歲圓寂，共約三十五年的時光。毫無疑問，這在世界範圍內，禪師夢事日記裡，也怕是無人超出的最高紀錄了。

在這數十年的諸多夢境中，屬於「禪中好相」型的有十三例。其中與彌勒菩薩相關之夢有二：一是在定中，明惠「上昇至兜率天，在彌勒寶座前，菩薩為明惠以金桶水沐浴。」¹¹另一例是八月七日戌時，坐禪當中，祈願滅罪，得戒體，發願若得好相，則為諸人授戒。因而，在坐禪中，身心凝然，顯示出如下好相：

從空中降下一根中空的琉璃杖，抓住一端，杖子便向上升起，明惠就這樣被拉著，帶到了兜率天上。杖子上鑲有寶珠，從中流出淨水，將明惠全身洗了一遍。明惠剛想看一下自己的身體，面孔忽如明鏡一般，照遍了自己周身上下，終得圓滿，如同水珠一般滾落下來，聽見一個聲音，說：「諸佛皆入，汝今得清淨，即出了觀。」此後，身體變大，

並被七寶瓔珞裝扮得分外莊嚴。……¹²

有意思的是，上人第二次上昇兜率天，見到彌勒菩薩，也如中國古代的禪師一樣，是因為授戒問題。顯然，這不僅僅是巧合，而是因共同的意願而難以抉擇之故，才有了相近的歷史故事的重複出現。

不過，令人不解的是，所謂戒體，即戒的體性，或本質，係產生於行者受戒時發動之心所（*caitta, caritasika*），成為體內一種防非止惡的功能，也可以說是持戒的信念和意志。經文所謂：「戒體清淨，如清冷水，能除熱惱。」¹³正是此意。明惠上人十六歲出家，受戒於東大寺戒壇院，且一直嚴淨毗尼¹⁴，為何未得戒體？難道為人授戒還需要重新獲得戒體嗎？這種說法明顯不合情理。我國南北朝宋文帝（四二四—四五三年在位）時曾遊西域的禪師慧覽，師從達摩比丘，「諮受禪要。達摩曾入定，往兜率天，從彌勒受菩薩戒。後以戒法授覽，還至于填國，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。」¹⁵因達摩已受比丘戒，故而在兜率天所受的是菩薩戒，並非重複受比丘戒。至於明惠欲得之「戒體」，究竟是指菩薩戒的戒體，還是指比丘戒之戒體？照理說，應該是菩薩戒比較合理¹⁶，但其本人未曾指明，不得而知，故而，此處存疑。

在林林總總見彌勒的事件中，最爲後世叢林所稱道者，當數仰山慧寂禪師（八一五—八九一）。其夢境不長，但境界極高。其中說：

夢入彌勒內院眾堂中，諸位皆足，惟第二位空，師遂就座。有一尊者白槌云：「今當第二座說法。」師起，白槌云：「摩訶衍法，離四句、絕百非，諦聽諦聽。」眾皆散去。及覺，舉似瀉山，瀉山云：「子已入聖位。」師便禮拜。¹⁷

以後，宗門常以此作爲典故，在公案機鋒，或平日上堂、小參等活動中不斷地隨手拈來，加以運用，可見其影響之大。

上述定中見彌勒的事例說明，彌勒召見的，除了像世親這類唯識學派的祖師之外，還有持戒的律師，如眞表；天臺宗的慧思、宗派分屬不明之僧旻、瀉仰宗的仰山慧寂和得了阿那含果位、後來中國傳法的佛陀跋陀羅等人¹⁸。由此可見，彌勒不是我們以往所習慣認爲的，僅僅是屬於法相宗的菩薩，而是釋迦入滅後的未來之佛，祂不歸屬於某宗某派，而屬於整個佛教，屬於所有的佛子！

確實如此，隋代費長房在撰寫《歷代三寶紀》一書時，嘗引《外國傳》言：「佛滅度後四百八十年，有神通羅漢名呵利難陀，國王之子。於優長國東北，造牛頭梅檀彌勒像，高八丈。將巧匠三人上兜率，看眞彌勒造。然後得成，甚有神驗」云云¹⁹。此記載說明，呵利難陀羅漢既然是上兜率內院，自然毫無疑問是定中所爲，造彌勒巨像，其目的不外是爲滿足萬千信衆的信仰需要。對於任何宗教來說，還有比廣大的信徒更重要的事情嗎？

行文至此，有關見彌勒的問題討論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了。但是，另外又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浮出水面：定中（或夢中）所見之佛，是虛還是實？這是東晉時期廬山慧遠（三三四—四一六）心中久有的疑問，曾經提出來向遠在北方的鳩摩羅什請益。

這個話題是由慧遠本人研讀天竺早期禪經——《般舟三昧經》（*pratyutpanna-buddha-sammukhāvasthita-samādhi-sūtra*）時所引起的。在他看來，該經多引夢境爲譬喻，說「念佛三昧見佛」。睡夢是凡夫俗子之境，因平日裡虛妄的憶念、分別而有；三昧，即定。定中「所見之佛，不自外來，我亦不往。」那麼，如何理解所見之佛，究竟「是定中之佛」還是「外來之佛」呢？修

定者自己是無法確定的。「若是定中之佛，則是『我想』之所立，還出於『我』了；若是定外之佛，則是夢表之聖人，然則成會之表，不專在內，不得令聞於夢。」並且「神通之會，自非實相。」²⁰ 因此，這個問題由來自於西域的佛學大師羅什來回答，無疑是最佳人選了。

在羅什的復函裡，似乎沒有開門見山，直接回答慧遠的疑惑，而是轉了個彎。先是將「定中見佛」分成三類：（一）修定者「或得天眼、天耳，或飛到十方佛所，見佛難問，斷諸疑網。」（二）「雖無神通，常修念阿彌陀等現在諸佛，心住一處，即得見佛。」（三）「學習念佛，或以離欲，或未離欲，或見佛像，或見生身，或見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。」接著，說此三種見佛方式，統稱為「念佛三昧」²¹。但是，三者之間，還是有區別的，並不相同。

上文曾提及，天竺二羅漢為幫助漢地僧人受戒之事，入定，上昇兜率天宮，當面詢問彌勒，得到肯定回答，以及無著（Asaṅga）菩薩閉關修持十二年，得見彌勒，乃受學《瑜伽師地論》。這些屬於羅什所說的第一類定中見佛，即慧遠所謂「神通之會」也。第二類，長期念佛，達到「一心不亂」（avikṣipta-citta）的程度，入於定中，「即得見佛」。此是《般舟三昧經》中所說之

意：「欲得見十方諸現在佛者，當一心念其方，莫得異想，如是即可得見。」²² 因此，「欲見佛即見，見即問，問即報。」²³ 等於可以當面問佛，佛予以解答。甚至，「定心成就者，於定中見十方佛，皆與已說法，疑網悉除，得無生忍。」²⁴ 無生忍者，即無生法忍。指證悟一切法不生不滅之智慧，成爲不退轉菩薩。但經文亦鄭重告誡，即得見佛，不必沾沾自喜，更不能執著，應以平常心來對待才是²⁵，否則易墮邪網。第三類，顯然要求更低，既未離欲，也沒有神通，但長期堅持，偶爾也能見到佛或菩薩。這是由於定力所致，即「攝心一處，能見諸佛」也，如人面對鏡子，其人像即顯現一樣，也是求佛的根本之道。

接下來，羅什卻並沒有按慧遠疑問的思路，作出正面回答，而是說，此三種見佛，是有本末，都是真實的，並非虛妄。倘若一般人沒有信仰，亦不修定，何能見佛！所以，不要因所見諸佛，是「從眾緣生，無有自性，畢竟空寂，如夢如化」，就以爲虛妄不實，而是應以經說爲準，比如「《般舟經》中見佛者，能生善根，成阿羅漢，阿惟越致。是故當知，如來之身，無非是實。」²⁶ 而後，爲防止「深樂斯定，生貪著意」，難以自拔，羅什又特別告誡說：「應作是念：我不到彼，彼佛不

來，而得見佛、聞法者，但心憶分別，了三界之物，皆從憶想、分別而有。」²⁷ 故而不可執著，方為正確之道，否則，容易引發走火入魔。

此外，《般舟經》所見之佛，為阿彌陀佛，乃為往生者所設。而上述高僧所見之佛，以彌勒為多，且以諮詢與解決具體疑難為目的。二者之異，極為明顯，惟因同屬定中所見之佛，所以安排在一起討論，但需要提請注意，以免混淆。

註釋：

1. 郭沫若主編《甲骨文合集》（一—十三冊），收有約西元前三〇〇〇年關於夢與占夢的甲骨文不少，內容涉及狩獵、祭祀、疾病及自然現象等多種（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八—一九八二年，如編號一七三八七、九〇五正、一七四六八、一二九〇〇等）。
2. Aristotle 認為，夢是延續的心理反應。參閱 On the Soul, Translated by W. I. Epstein, Wisdom Publications Ltd., London, 1939, p. 102. Sigmund Freud 則有《夢的解析》(Die Traumdeutung) 一書。
3. 《毗婆沙論》卷七十九云：「如分別論者，贊說世尊心常在定，善安住念，及正知故。又贊說佛恆不睡眠，離諸蓋故。」（《大正藏》第二十七冊，第四一〇頁中）但有部主張佛雖無睡夢，卻有不染汗睡眠，如同上書卷三十七云：「異生、聖者皆得有夢。聖者中，從預流果，乃至阿羅漢、獨覺，亦皆有夢，唯除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夢似顛倒，佛於一切顛倒、習氣皆已斷盡，故無有夢。」（同上冊，第一九四頁上）不過，也有些部派認為佛陀可以有夢（唐窺基《異部宗輪論述記》，《卅新續藏經》第五十三冊，第五七九頁上）。
4. 佛曾經為舍衛國波斯匿王夜夢十事，作圓夢分析（《增一阿含經》卷五十一第九經，《大正藏》第二冊，第八二九頁中—八三〇頁中）。此事，南傳巴利文《本生經》作「十六大夢」（Jat. 77, Mahāsupinajātaka, Varanavagga, Khuddakanikāya, pp. 334-43）。
5. 記錄悉達多太子出家前的一次夢境是，一夜五夢：「一者，見其身臥大地，頭枕須彌山，左手入東海，右手入西海，雙足入南海；二者，見其心上生吉祥草，高出空際；三者，見諸白鳥頭皆黑色，頂禮菩薩，所欲騰空，不過菩薩膝下；四者，見於四方雜色諸鳥，至菩薩前，皆同一色；五者，見雜穢山，菩薩在上，經行來去。」（《有部毗奈耶破僧事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二十四冊，第一一五頁中）他覺得此夢預示自己未來「當得阿耨

- 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之智。」這被看作是一種「實夢」
- (《摩訶僧祇律》卷十三，《大正藏》第二十二冊，第二六三頁中)。南傳巴利文《增支部》五集第十六《妙法品》也有五大夢之說，但內容與漢傳所說有出入 (A.5:169, Pañcakanipāta, Anguttaranikāya, Vol. III, pp.240-2)。
6. [宋]晦堂師明集《續古尊宿語要》第五集，《卍新續藏經》第六十八冊，第四六二頁中。
7. [唐]定賓《四分比丘戒本疏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冊，第四六四頁中。
8. 分別參閱唐道世《法苑珠林》卷八十九(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三冊，第九四四頁下—九四五頁上)、梁慧皎《高僧傳》卷十一《慧覽傳》(《高僧傳合集》第七十八頁上—中)。
9. [宋]贊寧《高僧傳》卷十四，《高僧傳合集》第四六七頁下。
10. [明]蕩益《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下略疏》卷五云：「自誓受戒者，謂千里內，無有智有力、能解能授、曾受得菩薩戒之法師，方許於佛菩薩像前，七日發弘誓願，懺悔三世罪業。得見好相，準法自受。若不得好相，增重慚愧，深心剋責，悲泣流淚。復應二七、三七，乃至一年懺悔，要得好相為期。得好相已，然後一一依法，
- 在佛菩薩像前受，若不知受法，無由得戒也。」(《卍新續藏經》第三十八冊，第七三六頁下)。
11. 該夢發生於日本承久二年(一二二〇)的六月，入定中。原文如下：「兜率天上に上る、彌勒の寶前に沈香を入れたる金の桶あり、一人の菩薩、明惠をそれに沐せしむ。」(《明惠上人夢記》，高山寺典籍文書綜合調查團編《明惠上人資料》第二冊，東京大學出版會，昭和五十四年，第二〇八頁)。
12. 此夢出現於承久二年八月七日的禪定中。原文如下：「空から中空の瑠璃の棹が下りて来る。その端につかまると、上に引き上げられ、明惠はとりついたまま兜率天に到る。その筒の上に寶珠がある。淨い水が流れ出て明惠の遍身にそそぐ。明惠は我身の實體を見ようとすると、顔はたちまち明鏡の如くになり、次第に全身に及んで行く。ついに圓滿なること水精の珠のようになり、轉がり動いて他所に到り、告げを待っていると聲がして、諸佛悉く中に入る、汝今清淨なることを得たり、即ち觀より出で了ぬ、と告げる。そののち變じて大身となり、七寶の瓔珞により莊嚴される。……」(轉引自日本奧田勳《明惠上人の夢記と夢について》《明惠上人資料》第二冊，第二三〇頁)。
13. 《佛說大乘戒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二十四冊，第一一〇

- 四頁上。
14. 毗尼，系梵語 *vihaya* 的音譯，又作毗奈耶，意譯為律。嚴淨毗尼，即嚴持戒律的意思。
15. 《兜率龜鏡集》卷上，《卍新續藏經》第八十八冊，第五十五頁上。
16. 據《菩薩戒本》所說：「若千里內，無能受戒師，得佛菩薩形像前，自誓受戒，而要有好相。」（新羅義寂《菩薩戒本疏》卷下《第三好心教授戒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冊，第六七七頁下）其中包含的條件，明惠上人均已達到，甚至超過了，所以說，其受菩薩戒是可能的。
17. 《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語錄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七冊，第五八三頁上。
18. [梁]慧皎《高僧傳》卷二記佛陀跋陀羅云：「少以禪律馳名，常與同學僧伽達多，共遊屬賓。……後於密室閉戶坐禪，忽見賢來，驚問：『何來？』」答云：『暫至兜率，致敬彌勒。』言訖便隱。達多知是聖人，未測深淺。後屢見賢神變，乃敬心祈問，方知得不還果。」（《高僧傳合集》，第十五頁中）
19. 《歷代三寶紀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九冊，第三十頁上。
20. 詳見《鳩摩羅什法師大義》卷中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五冊，第一三四頁中。
21. 《鳩摩羅什法師大義》卷中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五冊，第一三四頁中。
22. 詳見《大正藏》第十三冊，第八九九頁中。
23. 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十三冊，第九〇五頁下。
24. 《佛說觀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八十五冊，第一四九頁下。
25. 如《般舟三昧經》云：「作是念：『佛從何所來？我為到何所？』自念：『佛無所從來，我亦無所至。』自念：『三處——欲處、色處、無想處——是三處意所為耳。我所念即見，心作佛、心自見，心是佛、心是恒薩阿竭，心是我身，心見佛，心不自知心、心不自見心，心有想為癡、心無想是泥洹。是法無可樂者，皆念所為，設使念為空耳，設有念者亦了無所有。』」（《大正藏》第十三冊，第九〇五頁下）。
26. 參閱《鳩摩羅什法師大義》卷中（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五冊，第一三四頁下）。阿惟越致，又名阿鞞跋致（*avivartanīya*），意譯為「不退轉」，即不會退失所修之行的意思。
27. 《鳩摩羅什法師大義》卷中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五冊，第一三四頁下。